

憶泰山爹爹

◎ 錫妙

「泰山」是爸爸的名字，而他更是人如其名地又高又帥！

兒子滿 20 歲了，也就是代表爸爸歸空已經 20 年。「想念」並不常出現，但每次一想起，就會沉沉地落入深淵。這次是因為準備道場八八節晚會時，想想應該說什麼感恩的話呢？就這樣，爸爸的高大身影、侃談神態、勉勵字句……，一一出現在眼前，啊！眼眶又不禁紅了起來！

爸爸幼年家境優渥，但後來因阿公投資挖金礦失敗而破產；他並未因家道中落而懷憂喪志，反而更認真積極地努力顧家。聽從父母之命，娶了一起長大的童養媳，但大媽卻於生下二姐後便因病去世，留下四個嗷嗷待哺的孩子。因此又依媒妁之言，娶了遠在南部的媽媽，也才有了我和小弟。

爸爸近耳順之年時，卻因意外喪失了次子。看我敘述得稀鬆平常，但我很心疼爸爸這多舛的一生，因為我常常看著他在工作之餘，夜深人靜之

際，埋首於小桌子前的背影，看他奮力地刻畫，寫出他對人生的體悟與唏噓！雖然心有大志，但為了一家八口人，他不敢恣意冒險，終其一生領著固定收入來撐起這個家。

從我有記憶以來，爸爸一直是擔任西餐廳經理，下班回到家都已經過了午夜；梳洗之後，總會把複寫紙放在鉛版上，刻寫出明日特餐的菜單；完成後，就會點著一根菸，在慢慢吸吐之餘，再寫下給每個孩子的勉勵家書，因為爸爸心裡對我們的期望都化在這張張十二行信紙上！字裡行間充滿了他的人生智慧與對每個孩子的關愛。雖然能和他碰上面、聊上天的機會不多，但我總是能夠深刻地感受到他對我的啟示和期許！

20 年過去了，我也從少女晉升為人母。爸爸的一言一行影響著我的一生，譬如和孩子之間的「交換日記」，也就是延續著往日那「夜半十二行紙的家書」；我和孩子之間的親密互動，

也是來自於爸爸牽著我那手心的溫度！

爸爸在失去二哥之後，內心愈顯寂寞，身形愈顯孤單。61歲時，在楊叔的引薦下接觸了一貫道，隔年便開設家庭中堂，全家求道。每至初一、十五，我們所有的兄弟姐妹（含孫子輩）就從各地回到家裡和爸媽一起獻供；也只有當下，才能看到爸爸重新點燃了對生命的熱情，這是老中慈悲，給予父親的「一個重生的機會和一個崇高的使命」！

63歲時，他辭去凡間的工作，毅然決定南下駐在公共中堂，願做仙佛身邊的忠誠弟子，時時刻刻行著無畏施。而在70歲那年，卻因感冒引起併發症，第一天住進彰基醫院，第二天又轉診林口長庚醫院，晚上還跟家人們有說有笑，怎知第三天早晨就歸空了！走的是他空靈的身，卻留下了無比哀痛的我們。

因為爸爸是幼時上私塾，後受日本教育，所以很重視端正裝扮。看著徐講師及陳壇主慢慢地幫爸爸更衣，一件件的白襯衫、領帶、西裝褲、西裝外套後，再穿上道袍；爸爸實在已經萬緣放下而身軟如棉，至今我還一直忘不了他那似熟睡般的俊挺臉龐。

有人說：「母親是給予我們生命

的人，但父親是保護我們生命的人。」爸爸不會像媽媽一樣，每天對我們噓寒問暖，也不會輕易流露柔情的一面；但爸爸內心對孩子們的關懷就像巨浪般澎湃，時時刻刻不懈地守護著我們！想想，我這一生的價值觀及待人處世的原則，幾乎都來自於爸爸的影響；如果現在的我有一點點智慧、有一點點成就，都要感謝爸爸所給的信心、給的鼓勵、給的期許、給的方向。

「樹欲靜而風不止」，望著窗外搖曳在風中的欖仁樹，就想起南部中堂入口處的大榕樹，爸爸常說仙佛都會坐在樹下下棋乘涼，所以我們和孫子輩們也就特愛坐在榕樹下當仙人！往事歷歷在目，偶和媽媽提起爸爸時，總會換來她會心的笑。人世間仿如一場夢，雖然爸爸的身已經不在我的旁邊，但我卻能常常感受到爸爸的精神不斷地引導我，繼續走完這場人生。

「道」是回家唯一的路，而這也是我和爸爸還靈犀相通的一條路，感念爸爸植下這顆種子在我的生命裡，而我也埋了一顆種子在我的孩子心裡，相信他們也終能領會到阿公的智慧 and 媽媽的善性，隨著先人的腳步踏踏實實地走過這一世。